焦氏四書講錄

焦氏訂正古者大學卷之二

問大學一書晦庵以爲舊本頗有錯簡乃因程子所定別爲之序次即今所傳之大學是也陽明則謂其本無脫誤不必於改正補緝乃去分章而復舊本以爲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二家之說果孰然乎曰此又嘗以晦庵子之說爲正也即如陽明子之說以爲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而不必於立格致之傳愚齋仰而思之夜以繼日矣夫舊本誠意章下繼以引淇澳而至不忘又引康誥而至自明又引盤銘而至用極又引邦畿而至止信又引聽訟而至畏民志合之爲誠意之一章尚仍舊而不分也則格物致

知固總歸於誠意而不必立傳矣正心脩身亦獨不可總歸於誠意乎而舊本何以又有正心脩身之傳也且既以盛德至善之不能忘親賢樂利之沒世不忘峻德之克明天命之維新敬止之穆穆民志之大畏而總歸於誠意則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許大事業只一誠意便了矣又何必立齊治平之傳乎正心至平天下則皆舊本之自分章而非晦菴之强爲傳也格致安得而獨無傳乎但晦菴不合以其傳爲亡而又取程子之意補之舊傳錯在經文之中只當提出立一傳耳曰陽明以舊本之傳千載矣亦何所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於彼彼段之必在於此與此之如何而闕彼之如何而誤而遂改正補緝之然乃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也然則去分

章而後舊本不亦可乎白經書自秦火之後舊本脫誤者多矣豈止大學之一書晦庵子以其書為煩放失誠然也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也此陽明子之說也即欲去分章而復舊本若愚先之所疑果求之心而非乎抑求之心而是乎求之於心而非也雖舊本出於孔門之真傳亦不敢以為是也況雖出於秦漢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庸夫孺子析舊本而為分章亦不敢以為非也況出於晦庵子者乎蓋論一貫之理則總八條目三綱領而合為一傳亦可也論著書之體則綱領條目各立一傳而各發一義彼之未發者或於此而可盡此之所發者又於

後而互明等書之體不得不然也亦何必去分章而復舊本哉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此聖經一章　舊本錯入之句今出為傳於後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此釋明明德傳以晦庵子分章為正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此釋新民傳以悔庵子分章為正○去舊染而復本體之謂新新即明也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明明德之謂也明明德在於親民康誥曰作新民親民之謂也民既親矣當惟新吾之明德而天命亦於此新矣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可見三君子之親民也無所不用其極矣

詩云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

此釋止至善傳以聽庵子分章為正○仁敬孝慈信之止盛德至善之民不能忘親賢樂利之没世不忘皆止於至善以親民者也而明德無不明矣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此謂知之至也

此釋格物致知傳舊本物有知止九句誤在經文之中此九句明有物字知字乃格物致知之傳晦庵予以知止五句為止至善之由物有四句為結明明德親民知止能得殊不知止至善之由即格致是也安得更有其由乎且經文大頭腦只主於明明德親民若又以知止能得與明明德親民並對而為結亦失輕重矣○舊本知止九句在經領之後條目之前文理亦不接應若以條目接經領於理既通而且以此九句釋格物致知亦不待於補傳近儒亦有以此釋格致者但仍以知止在物有之前可乎既知止而又纔知先後既能得而又纔近道倒置甚矣又有以物有移知止之前者但猶以聽訟幾句置知止之前可乎乃為之說云知如堯舜之智而不

徧物急先務也牽強亦甚矣天下事尤有急於訟者可以無訟為致知之先務耶○聽訟四句牽來釋格致固為不可晦庵子以釋本末亦不知物有本末原非經文也而何以釋之乎舊本此四句在止於信之後如必欲存此文則依晦庵子所分止至善章仍以此置止於信之後德而至於畏之太民而至於訟之無亦可謂止至善也然要之亦是牽強舊本脫誤者多矣何必一一強其存乎闕此四句不以傳格致亦不以傳本末不以傳至善則尤缺也噫闕文者今亡矣烏得不遺夫子之憂耶⊙物有九句釋格物致知者蓋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本末字從經文脩身為本本亂末治來在我身心的事物便是本始在

家国天下的事物便是末終本始末終之閒有善有惡知所
先後者先於本始處爲善而去惡格其不正以歸於正後於
末終處使之爲善而去惡亦格其不正以歸於正知此則物
格知至而近道矣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到了得的地位不是知之至乎故
曰此謂知之至也〇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舊本在經文
之後蓋物有九句既誤在經文之中故此句亦誤在經文之
後也此謂知三字是字之重者本字是字之多者總只是此
謂知之至也一句此真是格物致知之傳矣知者以為何如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云云故君子必誠其意
此釋誠意傳以晦庵子分章為正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云云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此釋正心脩身傳以舊本為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云云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此釋齊家傳以舊本為正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云云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釋治國傳以舊本為正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云云 此謂國不以利為利 以義為利也

此釋平天下傳以舊本為正

四書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看得四書熟他書可一見而决先輩皆如此云吾看書猶未熟熟未透徹也則亦何敢云此講能盡書之妙乎譬之於畫此只能盡出箇聖賢樣子其精神妙處則在人會看者自得之耳吾何與哉

二卷終

焦氏四書講錄中庸卷之三

翰林脩撰　濟園　焦　竑　著

同年編脩　雲嶠　劉曰寧　校

天命之謂性節

中庸一書性道教三言是綱領道之一字又是三言之綱領若言道不言性則人不知道之本原而或索之於淺近言道不言教則人不知道之功用而或索之於高虛故將言道而先言性後言教下即繼之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天命之謂性命是賦予也不與性字一例看○率性之謂道率循依也只依吾本然之性自有許多道理出來若說人去盡性纔為道便是以人性為仁義○脩道之謂教教字晦庵子作

聖人之立教時又且依他說聖人為人氣禀不同而有過不及之差雖有過不及而道之中者却自在示是以中立法使過者俯而就不及者仰而及得以去其氣質之偏而復其本然之善故謂之教○陽明子曰中庸一書大抵皆是說脩道的事故後面凡說君子說顏淵說子路皆是能脩道的說小人說賢智愚不肖說庶民皆是不能脩道的其他說舜文周公仲尼至誠至聖之類則又聖人之自能脩道者也此說極好○問脩道之謂教晦庵謂聖人品節吾性之固有以為法於天下若禮樂刑政之屬如何曰道即天命之性本是完完全全增減不得不假脩飾的何須要聖人品節若要品節便是不完全的物件了禮樂刑政是治天下之法固亦可謂之

教但不是中庸的本旨若如晦庵之說下面由教入道者緣何舍禮樂刑政別說出一段戒懼慎獨工夫却是聖人之教為虛設了蓋性道教三字都從本原上說天命於人則命便謂之性率性而行則性便謂之道修道而學則道便謂之教此教字與天道至教風雨霜露無非教之教同脩道字與脩道以仁之脩道同人能脩道然後能不違於道以復其性之本體下面戒懼慎獨便是脩道的工夫中和便是復其性之本體者也教即是道謂脩道之謂教可也謂脩道之為學亦可也自其示人無隱者而言則道謂之教自其循習無遺者而言則道謂之學也性道教三者一中庸也程子曰中之理至矣獨陰不生獨陽不成偏則為禽獸為夷狄中則為人人

而不中庸也是負其所生爲夷狄爲禽獸矣人乎哉

道也者二節

道也者三句提起說是故君子至愼其獨都承此三句來道原於天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本無須臾之離者人豈可須臾離之一操一舍即係吾心吾身之存亡得一失即關天地萬物之理亂信乎不可須臾離者若或離之而於身心無所係於天下無所關則離之可也可離則是外物耳故曰非道也不睹不聞聽庵子作時看且依他說然亦不是閉耳合眼之時只眼中無所見耳中無所聞便是不睹不聞便先戒愼恐懼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是無所不戒懼也隱微三句又是抽出說言君子固無不戒懼矣若夫隱微之

間一念之萌正是非分界善惡關頭尤是緊要處倘於此不
更加慎則前面雖有許多工夫亦免監蓋後面雖欲用許多
工夫亦無及了故又於其獨慎之戒懼是統體做工夫慎獨
是又於其中緊切處加工夫隱微際是獨然既謂之隱微
而又云莫見莫顯者此蓋全在獨知上見得蓋隱微之中是
非善惡皆不逃乎此心之靈毫釐委曲此心無一不自知者
所以當此之時尤為甚顯若發之於外則雖他人十目所視
十手所指亦甚顯明而終不若自知之明且盡矣故君子於
此尤要加慎加慎者即戒懼之中又加謹慎亦不是截然兩
段工夫獨字與大學獨字一樣不止獨自時如與衆人對
坐自家心裏起一念亦是獨也星星不滅燎原若何消消不

此遂成江河慎之哉○問戒懼是靜而存養已所不知時工夫慎獨是動而省察已所獨知時工夫此說如何曰動靜分不得只是一箇工夫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人若不於獨知之地用力只用力在人所共知處便是作偽便是見君子而後厭然此獨知處便是誠的萌芽此處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正是王霸義利誠偽的界頭於此一立定便是端本澄源便是誠了聖賢許多誠身的工夫精神命脈全體只在此處真是莫見莫顯無時無處無終無始只是此箇工夫今若又分動靜把慎獨作已所獨知戒懼作已所不知則工夫便支離便有間斷且既戒懼即是知了若不知是誰戒懼乎要得不知除是昏睡除是槁

未先後◯凡說動靜都指本體說不是分時候識得此體而
戒懼慎獨則時時是靜時時是動不外感通而自得乎寂然
不外乎發而未發者自在所謂朝廷百官兵革百務曲肱飲
水其實無一事者此矣◯嚴泉子穀種之喻極好不睹不聞
是本體所謂無聲無臭也那此不睹不聞之地而獨知自在
其中不睹不聞者獨知之精粹處是根抵此處最當保養使
不錯雜獨知者不睹不聞之靈覺處是萌蘖此處最當防護
使不拘傷譬之穀種方未甲折時其全體混沌非不睹不聞
乎穀上有此抽芽處他日根苗花實皆從此發生非獨知之
地乎收斂穀種若非純色便蕪稗攙入不可用然純色穀種
傷了發芽處迹純色都壞了又何能有生意吾人若不加察

此條深當
揭不被從

於獨知之地則蒙動遂流於物欲不睹不聞之本體全落陰矣此喻極好

喜怒哀樂節

此條晦庵子以為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愚謂上文道不可離可離非道這兩句已說明了君子以下正是說脩道的工夫此條便是工夫的病處若作明道不可離則既說了工夫又從頭轉去說道不可離文理亦不接續○陽明子曰道者性也不可須臾離也君子有脩道之功而戒懼慎獨無一息之間斷夫然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為天下之大本和為天下之達道道脩而性復矣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則是脩道之極功而盡

性之能事必矣此說妙哉○君子戒懼愼獨涵養性源至純至粹則其喜怒哀樂未發時只是一理中澂具無邪滓斯謂之中及其已發自然中節與中之本体相合無一些差故謂之和註訓和為無所乖戾是也惟有未發之中故有已發之和若常人雖是未發而私意潛伏可謂中乎不中何和之有中曰大本和曰達道至是為下文天地萬物張本然且泛泛擴說不必便以天地萬物填入常人無戒懼愼獨工夫則大本自我而斷達路自我而塞安得有此○問中和只在喜怒哀樂喜怒哀樂與天地萬物何干致此中和者不知何以能位育曰天地間何一事不繫在喜怒哀樂如云喜則仁賞以勸善之事皆在其中喜極其和一喜而天下之民勸者此

也。如云怒則凡罰以懲惡之事皆在其中。怒極其和一怒而天下之民安者此也。如云哀則凡哀此煢獨之事皆在其中。哀極其和而天下之無告得所者此也。如云樂則凡與民偕樂之事皆在其中。樂極其和而天下之樂其樂利其利者此也。以此觀之。喜怒哀樂不與天地萬物之位育相關尤切哉

致中和節

致中和致字是以吾心之中和推而致之於政事之間。使是綰繪調燮功夫。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總是致也。故天地以之位。萬物以之育。註謂自戒懼而約之。自慎獨而精之。不是中和位育之。晦菴子作分爵說亦不必就。蓋中和一理也。致中了便是致

和位育一機也天地位了使是萬物育可分為二致乎問士君子若在下位要天地萬物之位育如何可得白六月飛霜三年不雨亦只是匹夫匹婦之所致不可謂在下者無關於天地萬物也即如舊說人當各隨一箇地位去做所居之位有高下則力之所至有廣狹為一家之主者能使一家之天地位萬物育為一國之主者能使一國之天地位萬物育為天下之主者能使天地萬物之盡位盡育亦通天命之性是天之生心也戒懼慎獨是心之事天也天地萬物之位育則又是心之成天也天人一貫之學豈莫備於此書哉此書是子思年十六作也時與宋大夫樂朔論學朔不悅圍而攻之宋君救之得免子思曰文王囚羑里而作周易尼父

厄陳蔡而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是以作中庸蓋嘗聞於夫子矣曰審事辨物奚由夫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此一書者萬事萬物備矣心之精神見矣聖聖相承盛哉

仲尼曰君子中庸章

此章皆孔子之言首二句虛說下四句纔推明其意君子而時中小人而無忌憚重在時中與無忌憚上君子小人只作人看心德亦自照見未有時中而無其德無忌憚而有其心

子曰中庸其至章

凡書內所引云承上起下者是子思之意此承上云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衆人亦鮮能之又以起下智愚賢不肖之說民鮮能民字即人字通乎上下之稱若非作下民則是在上者可不中庸矣

子曰道之不行節

中庸之道人所以鮮能者蓋由氣質之偏有過不及之差也

○智愚合屬明賢不肖合屬行此乃交互說者知行原分不得不知便是不行不行便是不知此可見知行合一處○春秋書吳子使札來聘不以公子不以字稱者札讓國而生亂正是賢智之過道所以不明不行者此輩爲之也故於其來聘而貶之以示法○程子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過與不及便如此然則過不及者亦同歸於惡矣可以爲小新要

人莫不飲食節

道之中在於日用猶味之正在於飲食人皆囿於道而自不察猶人莫不飲食而鮮能知味不知味之正故飲食不暇擇

而失其是不知道之中故知行陷於一偏而失其中若能慎思明辯以致其察則知事事物物各有當然之極或俯而就或勉而及之不敢狥氣質而失中庸矣道其有不明不行者乎○飲了纔知所飲之味食了纔知所食之味此亦可見知行合一處陽明子云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箇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箇行已自有知在聖賢所以既說一箇知又說一箇行者只為世上有一種人懵懵懂懂任意去做全不思惟省察也只是箇冥行妄作所以必說箇知方纔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實躬行也只是箇揣摩影響所以必說箇行方纔知得真此是不得已補偏救弊之說

若見得這箇意時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為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故且講習討論做了知的工夫方去做行的工夫遂至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非一日矣我今說箇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若知得我宗旨即說兩箇亦不妨亦只是一箇若不會宗旨時便說一箇亦濟得甚事只是閒說話○察字睡菴子着得好人只爭一箇察匹夫有璧而藏于家既久偶忘而未之察不勝其困而假丐於鄰自以為至貧也而人亦不知其富也忽察其璧出而鬻之一朝而獲千金夫千金非自外至也匹夫之所自有也有千金而困於貧既貧而富則察與不察也嘗其不察璧亦不曾及其既察璧固在也道也者吾身之璧也

學者有壁而不察忘壁者也察之而壁在矣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此承智愚過不及由不明故不行也

子曰舜其大智章

此說得道者須要以舜之智為法。吾心自有良知舜不是全在聞見上用工的然好問好察亦不離卻聞見可見聞見亦是良知之助但要以致良知為主。問人想是有未知或雖知而未能自信故問邇言即是問之所得者言不止於邇邇且察之遠者可知問察皆謂。好在見其惓惓之誠。隱惡揚善亦是取善之意問察所得者未必皆善而無惡惡者隱之人便無所愧而從或有善亦不吝於告善者揚之人便

愈興起而常樂告以善〻執其兩端兩端都是善的惡的已隱了又何必執但善的或有不中處故執而擇之〻兩端不止兩件猶云兩頭執而擇之者看孰為中孰為不中把中與不中對看便是兩端過不及總是不中也若云孰為過孰為不及孰為中便是三端了〻用中於民正是措諸經綸事業正見其行之至處不是用民之中〻民安得有中若民自有中聖人兩端之執又何為乎○智者以舜為法則既不失之於過亦不失之於不及道其有不行哉

子曰人皆曰予知章

人皆曰予知上一段特以起下〻一段不必兩平看○上曰予知是知禍機然知禍而不知避亦不得為知下曰予知是知中

庸然能擇而不能守亦不得為知○罟擭陷穽喻禍机之所伏凡事有利必有害即罟擭陷穽誘取禽獸一般驅而納其中者因逐利而罹害也○擇不能守亦是未真知若知得真了肯棄之而不守乎

子曰回之為人章

此說明道者須要以顏子之仁為法擇中庸上要提出行來顏子凡有所行必擇中庸而行之擇中庸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就己私之動處辨別出天理之善來若到行事上辨別便遲了又只在外面做工夫了得一善即是得了這箇天理天理原是一箇更無許多頭緒故云一善聖人之一以貫之之一便是如此不必作逐一看○仁者以顏子為法則既不失

之於過亦不失之於不及矣道其有不明哉○問顏子與舜分屬仁智豈舜顏之德亦有所偏乎曰此作書之體也知行是合一之學用中於民○亦仁也中庸道擇乎○亦智也○豈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豈惟說詩者然乎看書精熟如此纔不失作者之意

子曰天下國家章

此說中庸不可能先之以均天下辭爵祿蹈白刃者是以彼甚此之意人知三者之難而不知中庸之尤難也○聖賢處此三者也自合於中庸但此處且作未合中庸的看中庸不可能推開說又不止此三者也○中庸急些子便過了緩些子便不及以此不可能諺云三歲孩兒道得八十歲老人行不得此之謂矣○魯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曰子將何以為

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適輔之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子性剛而傲不肖齒剛易敝舌柔常存子思曰吾不能為舌夫為舌不及也為齒亦太過也中庸之不可能如此哉

子路問強二節

此承中庸不可能說須要有君子之強纔於中庸能擇而能守○三強與是夫子詰子路之詞南北之強不重只重君子之強先云南北而後云君子者見得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太而強以血氣者終不如義理之強也

寬柔以教節

此節言南方之強強之不及者含忍之事忍人之所不能忍故亦謂之強君子居之道君子亦不是十分好的人○寬柔

以教二句不平是以寬柔立教令人不報無道也如常說則數教在寬正是君子的事得以謂之不及蓋無道有當報者也着報君父之讐不共天兄弟之讐不共國是也南方一於教人不报便有怨讐而不之恤者以此不及乎也

衽金革節

此節言北方之强强之太過者死生之際有輕於鴻毛有重於泰山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北方一於死而不厭便有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者以此太過乎也

問陽剛陰柔南屬陽而風氣反柔弱北屬陰而風氣反剛勁何也曰陽體剛而用柔陰體柔而用剛既說風氣便是用了

陽主發散故其用柔弱陰主肅殺故其用剛勁○柔弱剛勁雖皆未協於中然就二者較之剛勁不如柔弱蓋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強哉矯之君子也只是南北的人但能以義理為強而不為氣習之所囿便是君子之強而不可以南北之強目之矣

故君子和而不流節

此節言中庸君子之強正應抑而強與○和是與人同中立却又與人異了有道是處常無道是却又處變了既云和又云中立既云有道又云無道君子之事盡於此矣○中立不倚與和而不流句互相足和而不流者雖和而不溺於和以至

隨風逐浪不能自立是和中也之的當中立而不倚者雖中立而不倚然着中立以至立並為高不能同人是中立也有和也意來註訓倚作偏着極是時義多以立不易方講之殊謬〇和有柔弱意而能不流便柔得好中立有剛勁意而能不倚便剛得也有道不變塞是富貴不能淫無道至死不變是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強哉矯都是形容其強之貌〇看來強字不必謂勝人為強晦庵子因有勝人欲之私勝字遂生出前二節勝人二字來却未想勝人二字原是箇大病痛論道者所忌也聖人肯以之教子路乎 章末要繳云學者能以君子之強而自強則智之至仁之盡而與勇也裕如俱只何中繳只不可離哉

子曰素隱行怪章

此章以中庸為言中庸之道易知而簡能者人却或失則高
中庸之道恆久而不已者人却或失則卑唯聖人纔能得中
庸歸重聖人上為學者立准也
素（素作索是）隱行怪後世有述之者厭常而喜新人情大抵然也
遵道而行又半途而廢者只緣他知得不親切故求得不安
穩若是大賢的人一下知了使千了萬（當吾弗能已者只是見到了自住不得耳）
依乎中庸又上索隱行怪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又上半塗而
廢吾弗為之吾弗能已意不可說出來如此都是以聖自任矣
○胡母豹嘗語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盍亦隨時也子思
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為行道也毁道
以求容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毁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

矣亦庶乎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夫子之謙謙每如此易之謙曰天益謙地流謙人好謙鬼神福謙故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今人德不及聖人之盛業不及聖人之大便傲然自以為聖而不知謙謙以自處其流至於為傲而干罪萬惡又皆從傲上生來夫為子而傲則不孝為臣而傲則不忠為弟而傲則不弟為友而傲則無友啓明如丹朱亦未為極惡大罪也只被一傲字便結果了一生做箇不肖的人若使他謙謙以自處則亦何至於此耶夫就此身論之名為德業者猶不可不謙況於身外之物若富貴利達者聖人視之不過浮雲敝屣耳乃有以之傲人而絕無謙謙之氣象者陋哉

君子之道費而隱

君子之道節云君子者以君子能盡道也然亦不必泥恐礙下聖人天地豈聖人天地尚不能盡君子之道乎只說一道字便是○費而隱以費為主隱字帶說是見費之妙處故下文只說費而不說隱晰菴子云費者用之廣隱者體之微雖是如此解要之體用作兩項分不得看本文一而字便是一滚來意程子云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是矣

夫婦之愚節

此正發明道之費隱蓋愚不肖者可能則聖人宜無不能聖人有不能則愚不肖者宜不得與能而乃愚不肖者有所能聖人又有所不能大者必不能小小者必不能大而乃大至於天下莫能載小又至於天下莫能破皆可見道之費而隱○

夫婦與知能行不非以夫婦相處之道說凡有家日用之常行者皆是及其至至字是道之盡處不是至妙若妙處有不知不能何以為聖人不知不能者亦是没緊要的事他大本大原處却無欠闕○禮樂蒐功雖皆性分内事但禮樂因時而詳畧難以盡考事功因勢而大小不在於我故雖聖人亦有知不到行不到處然亦不足為聖人累也○天地之太就功用上說此二句是因聖人有不能更推上一步云豈惟聖人雖天地亦有不能盡者只見得道之大處不是說壞了天地而併責之盡道也○語大句承聖人天地不能盡道來語小句承愚不肖與知能行來二語字輕道亦何有大小之分特自其統體觀之為太自其散殊觀之為小耳○大莫能載

者凡物之大都有外有外便可載如天地雖大畢竟有盡頭處既有盡處是猶有外也唯道則包羅天地之外更無正極之處豈復有外而可載乎○小莫能破者破是開破以地則處處皆是道無一處之間破以時則時時皆是道無一時之間破以人物則人人皆是道物物皆是道也何一人一物之間破

詩云鳶飛戾天節

道之費隱發明已盡此又引詩摘筒鳶魚來示人正要人就此上見得道理活活潑潑不滯兩開都在目前意自從一見桃花後三十年來更不疑此等處最易挑醒人故程子以此為喫緊為人處讀者宜致思也○鳶率鳶之性而飛魚率魚之性而躍何所考而然何所問而然也此可以觀良知良能

今之學者必欲考之何典問之何人以爲知能焉則是惑焉
之不如矣○上下字須逊着看纔見道之充滿若截然分箇
上下因道之察也中間獨無所察耶

君子之道造端一節

此條是言君子體道之功必始於近小然後推而極之以至
廣大故曰造端乎夫婦察乎天地晦庵子謂是結上文恐未
是蓋語大語小二句已結盡了上文語意引詩節已是嘆味
之詞了至此不用結語矣且中庸一書言道體必及體道工
夫未有高談闊論令人無下手處詳味自見

看書到此竟直是令人有不敢離道之心彼愚不肖者皆可
與知能行況我之未至於愚不肖者可自絕於道乎聖人猶

有所不能盡况我之去聖人遠甚者可不百倍其功乎天地猶有憾於人我則為天地立心者可不裁成輔相以稱其所憾乎鳶魚尚以道而飛躍我則為萬物之靈者可不使一世之民物皆得其所乎思及於此真有惻然而悲憤然而起者然而莫之能禦者矣敢須臾離道哉

子曰道不遠人一節

上章言道之費隱甚是濶大此章恐人以遠求道故約入身來○言道不遠於人須切實用工夫○道不遠人三句是一章之綱下三條皆明此三句之意○道不遠人人字兼人已說人之為道兼脩已治人說

聊庵子摽張子正蒙分下三條作三意看來不是此章之旨

然則此章之旨如何曰此章是云道不遠人人之脩己治人而爲道者不可以遠人也只有脩己治人兩意本文分明提出兩君子矣說君子以人治人至亦勿施於人是一段謂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不復强人以太難若强以太難是己所不願而施於人非忠恕也故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以人治人改而止不强人以太難之意也然則治人者可遠人以爲道乎君子之道至胡不慥慥爾是一段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以之而自責故以之而自脩也庶幾言顧行行顧言君子之道慥慥而實有於己也然則脩己者可遠人以爲道乎脩己治人便盡了天下之事便是此章之旨

詩云伐柯伐柯至亦勿施於人

此治之而不遠人以為道之事伐柯之遠不遠不重猶以為遠下即補云道在人身初無彼此之別非若柯之猶有彼此也故君子只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人能改了便止更不苛責他此無前嫌處似是忠恕便是道道不遠不必說真箇相去不遠猶云道豈遠乎哉即在人忠恕之心不待遠求也註訓未是下二句雖是忠恕之事然須緣不遠道之意方是己心實有不欲處便是恕非己所不欲之心而勿施於人便是恕○問以人治人改而止者無乃流於姑息而不得為道之全乎曰夫婦所知所能者道也聖人所不知不能而天地猶有憾者亦道也然自人而言則夫婦所能者是乃切於身而不可須臾離者也至於聖人天地所不能者

則求之當有漸次而亦或非日用之所急也君子之治人而先其切於身之不可離者後其有漸而不急者是乃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序也由是而不已焉道之全者亦可以馴至矣今若以為姑息而遽欲盡道以責於人吾恐先後緩急之宜一失人之受責者將有所不堪而道之無窮亦終非一人一日之所能盡也不亦兩失之乎

君子之道四一節

此脩己而不遠人以為道之事○立未能一至先施未能是夫子之自責庸德之行至胡不慥慥是說君子之盡道而未能亦不是懸空未能得乃求全責備之意未能如其求乎人者苟有一毫之求盡亦是未能也若云懸空未能得便是不

情的話庸德庸言所該雖廣此却重在子臣弟友之道有所不足有餘二有字是間或有之之意既云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則大段行巳無不足言巳無餘了間或有之亦不敢不勉不敢不慎尤見工夫之加密矣○言行交脩是在君父兄友之間行的都是孝弟忠信之事而如其所言說的都是孝弟忠信之言而如其所行如此便是言顧行行顧言子臣弟友之道實實落落盡得矣君子豈不慥慥乎○慥慥一語思意不似夫子口氣實德致曲肫肫等語亦不似子思口氣書此以俟聖哲○聖人所不能是不要緊的事子臣弟友之道則是大本大經之所在也晦庵子云位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以而不能也可為聖人哉

君子素其位節

君子素其位而行二句一氣說下句是足上句之意○位各有道在處處是位便處處是道素其位而行是隨處而行其道也不在其位者何願之有窮達之曰賢不肖存乎已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弊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已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范希文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也此之訓矣

素富貴一節

行乎富貴者行富貴所當行之道是得志澤加於民不止不能淫行乎貧賤者行貧賤所當行之道是脩身見於世不止不能移行乎夷狄者行夷狄所當行之道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是也行乎患難者行患難所當行之道內亦明而外柔

射有似乎君子三句此說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之意緣在昔○田子方遺音子思以狐白裘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為不受也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於溝壑伋雖貧不忍以身為溝壑也是以不敢受真不願乎其外者矣○大凡願外的人都有箇病根在內貧賤而願外是富貴功名之念為根夷狄患難而願外是全軀保妻子之念為根病根不去縱或強制亦終滋長延蔓於外君子須向根上一刀兩段便自然不願乎其外矣其要只在慎獨

君子之道一節

君子之道自戒懼慎獨而至於中和位育自為己知幾而至於篤恭天下平。邇可遠譬如行遠必自邇卑可高譬如登高

援上者是有所求於上求之不得便怨其上既不陵不援而
無所求何怨之有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是因無怨二字而贅之詞
問晦菴以二條分貼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如何虛齋子
曰不然無入而不自得亦有不願乎其外之意正已而不求
於人亦有素其位而行之意至下居易以俟命又難分作二
意了射有似乎君子三語又益難以分貼而晦菴亦無可奈何矣

故君子居易一節

居易以俟命一氣說下年來夷險都忘却始信羊腸路亦平
君子也行險以徼幸者升高不知險竟作粘壁枯小人蝸牛
耳小人只帶說不與君子平看

子曰射有似一節

順以樂大難是也○富貴是順境貧賤夷狄患難是逆境順
一逆三者處順易處逆難故略於順而詳於逆○陽明子曰
居常無以見人惟當逆變遭否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
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纔是得力處亦便是用
力處○逆境最好成就人譬如金之在冶經烈焰受鉗錘當
此之時為金者甚苦然自他人視之方喜金之精煉而惟恐
火力煅煉之不至既其出冶金亦自喜其摧折煅煉之有成
矣君子便是精金故無入而不自得○無入而不自得承上
四者來開說更緊

在上位一節

在上而陵下者是有所求於下求之不得便怨其下在下而

必自卑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亦此之謂也

詩曰妻子好合　二節

此二節總是言道之卑近處蓋上言登高自卑行遠自邇矣乃所謂卑邇者何在不過家庭日用之常如詩所云和妻子宜兄弟及孔子所贊其順父母者便是蓋孝弟庸行之常乃天經地義之所由始家庭底豫之際實中和位育之所由基故云自邇自卑孟子謂道在邇而求諸遠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正是此義不可分妻子兄弟為卑近父母為高遠

子曰鬼神之為德一章

前節至四節是說鬼神之德之盛末節是本其德之所以盛鬼神只是一氣蓋陰陽二氣之分不過是一氣之運而已屈

而伸伸而屈往往來來只是這一箇氣但以其屈便謂之鬼以其伸便謂之神非真有兩箇氣也○陽明子論太極陰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之說曰太極生生之理妙用無息而常體不易太極之生生即陰陽之生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妙用無息者而謂之動謂之陽之生非謂動而後生陽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常體不易者而謂之靜謂之陰之生非謂靜而後生陰也如果靜而後生陰動而後生陽則是陰陽動靜截然各自為一物矣陰陽一氣也一氣屈伸而為陰陽動靜一理也一理隱顯而為動靜春夏可以為陽為動而未嘗無陰與靜也秋冬可以為陰為靜而未嘗無陽與動也春夏此不息秋冬此不息皆可謂之陽謂之動也春夏此常體秋冬此

物之始此理此氣而散故為物之終以此微而能顯體物而不可遺也故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太○問誠不可揜是如何曰只將不誠的來看便知得誠不可揜如今世俗崇尚的鬼神也不見不聞然却是假的怎能體物不遺得終是微而不顯也此箇鬼神雖說至微那實實落落是有的不是那樣的鬼神故能千變萬化如此之顯耳可得而揜之乎

此章雖論鬼神亦是要人體道之意人者鬼神之會心之靜是鬼心之動是神心之動靜無端是鬼神之陰陽無始也戒懼者非以存此心之鬼乎慎獨者非以存此心之神乎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非此心之鬼神充塞無間而流行不已者乎人須體此纔有益不然漫將鬼神閒說一篇亦何補

說以祭祀時鬼神如在尤顯然而易見也○祭祀之鬼神不專指已死的人天地神祇人鬼皆是使字正見鬼神的靈處英爽動人人自然去祭他若或使之者洋洋乎如在其上又如在其左如在其右處處都如在正見得體物不遺然亦是鬼神即然如此不是有其誠則有其神之說若待誠而後有則亦非體物不遺者矣

引詩只是上節意上文所謂洋洋如在者非即神之格而不可度者乎其所謂齊明盛服者非即所謂矧可射思者乎故引詩以証之亦見得體物而不遺意

微者宜不能顯鬼神無形無聲微矣乃能顯之而體物者蓋他形聲雖無而却實有此理實有此氣此理此氣而聚故為

常體皆可謂之陰謂之靜也自元會運世歲月日時以至刻杪忽微莫不皆然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知此則知鬼神只是一氣之說矣

鬼神雖無形可視而有以形天下之形又併其形而反之雖無聲可聽而有以聲天下之聲又併其聲而收之萬物之始終莫非鬼神所體而為之也體物是德體之而不遺是其德

○問程子云鬼神者吾為爾言無聖人須是言矣吾為爾言有爾得不恃吾言求之然則鬼神果有而果無耶曰只此所云不見不聞而體物不遺者盡之矣無而卻有有而卻無鬼神的妙處盡在此更無他說話

鬼神包得多使人承祭是就無所不包中提箇祭祀之鬼神

於世教也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誤哉

子曰舜其大孝一節

舜其大孝下五句正是大孝之實而德為聖人句尤重故以存尊富享保之上而下文又提起大德說見祿位名壽皆德之所致也德為聖人是顯親之大尊為天子是尊親之大富有四海是養親之大宗廟享之是追親之大子孫保之是嗣親之大故謂之大孝○問聖人而尊富享保自古亦有之獨稱舜者如何曰他人皆有所承藉唯舜以匹夫致位天子況又以揖遜得天下與放伐者不同故獨稱之然其他聖人不似舜亦不可謂之不孝○舜其大孝孔子之大舜者如此此之謂大孝孟子之大舜者如此一大之以天一大之以人吾人

之可自盡者天乎人乎故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國人稱願之

而曰幸哉有子如此

故大德一節

自此以下玩白文似只因舜而泛論箇常理耳言由舜而觀凡有大德之聖人雖無心於祿位名壽而祿位名壽皆理之所必得者不然舜何為而得尊富享保之至又何為而得百有十歲之壽也○此就大德者說位是天子之位祿是四海之祿不是臣子的祿位名是聖人的名不是賢人的名○問天人之應最為窈茫聖人概有可必之論而曰大德必得其祿位名壽又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何以能取必於天曰亦惟據理論之耳數或不然而理則有必然者數其變而理其

常也况禍斷於前而慶餘於後往往亦有之者約謂天人之應然不可必哉

故天之生物一節

天於萬物同一照臨同一潤澤何有栽者傾者之分但栽者是活物故能受其培養傾者是死物故不能受而覆敗可見培覆都是物之自取此真是以明禍福是人之自致也○栽者句重培字即篤字意傾者句只帶云若傾者則覆之矣

詩云嘉樂一節

上以物說見大德之人猶物之栽者為天之所培此以人說見大德之人即君子之嘉樂者為天之所佑也下遂承之曰故大德者必受命

故大德者必受命

大德是聖人之德受命內入與當享保意此句末要繳云舜

大德也此所以受命而成其為大孝歟○舜大德而受命固理之常而亦天所以福一世之天下也孔孟大德而不受命固數之變而亦天所以福萬世之天下也命以一世者其受太命以萬世者其受久天乎於大德者而何又一人之負哉

子曰無憂者一節

文王父子之作述要以德為主王季作於前則所以佑啟乎德者不憂其無父武王述於後則所以善繼乎德者不憂其無子故無憂於治及此便像了文王的心事○夫子此語是特為文王老憂之聖人隨遇而安豈以丹朱為子禹以伯鯀為父舜以瞽瞍為父商均兩子亦何憂之有也

武王纘太王一節

武王一戎衣而有天下一字有天人交與不再舉而有天下之意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者武王之事不免有慙德而顯名宜失也然心出於不得已事成於順天而應人故顯名亦不失○問舜武之尊富享保一先以聖人之德一先以王緒之纘一以為必得其名一以為不失其名何也曰反之不若性之之純征伐不若揖遜之善韶盡美又盡善武盡美未盡善夫子原有定評矣

武王末受命　節

玩一末字亦見得武王未係意於取天下意及紂惡不悛纔取受命武王受命時年已八十六○周公成文武之德蓋文武已往而不及為周公為相而可以為旅體文武以孝事先人之心又體文武以孝治天下之心而成就其德也○追王

太王王季是推文武之意以及王迹之所起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是推太王王季之意亦是推文武之意以及於無窮達乎諸侯至無貴賤一也則是推及於天下而文武之意盡矣○文武生時豈是要假王號崇親者但以受命後推之他既為王亦必要追王其親太王王季生時豈是要假王禮祀親者但以追王後推之他既王祀亦必要王祀其親此意要曉得恐說壞了他的心事○先公是諸盩以上若云組紺以上太王上便遺一公○聖人制禮毫髮不苟先公只祀以天子而不追王太王王季只追王而不加謚非獨以親疏之辨亦以其功之有差○先公祀以天子之禮是祭用生者之祿斯禮即上祀之禮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使各用生者之

以祭其先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管到祭以大夫處此喪禮是因祭禮說及耳○葬祭不平以祭為主葬祭只云大夫士者諸侯庶人可以類推也但父為諸侯子為大夫則支子不祭而自為大宗矣期喪有正支有旁支正支雖天子諸侯不降旁支是天子諸侯之臣屬故天子諸侯絕而大夫降○既云三年之喪又云父母之喪者父母二句是申明三年二句之意若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者以此喪是父母之喪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父母而不用其情烏乎用其情哉

文武周公時之所遭不同事之所行亦不同時中之道正如此憲章文武憂見周公孔子聖之時者也信哉

子曰文武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者通變不拘之謂註通謂之說固不是有作通行之孝看亦未的玩下文善繼善述意可見

夫孝者一節

繼志述事是孝善繼善述方是達孝所謂善者不止恪守先人志事要在理上去體認權通變不拘拘於舊迹而於理却無不合方是善方可謂之達孝

春秋脩其一節

武周之纘緒成德是其善繼述之大者為上章已說了故不復言此條以下特以武周所制祭祀之禮說皆是因時通變而為之者以見其繼述之善以明其為達孝春秋二字提起看脩祖廟者思其所居也陳宗器者思其所樂也設裳衣者

思其所服也薦時食者思其所嗜也正是祭如在的意思

宗廟之禮　節

宗廟之禮是子姓兄弟咸在宗廟中不失其倫列于左為昭列于右為穆序坐者之昭穆也死者之昭穆立廟時已定不待於序左陽明之方故以為昭右幽陰之方故以為穆○序爵是序與祭的人但同姓序昭穆時恐亦序爵有爵者居行之中而賤者以次列其旁爵同者又論齒至于燕毛則不復論爵而只以齒論矣○序事是於所祭與祭中選賢而任事辨賢者賢之中有大小亦須辨也賢者既以付事為崇無事者便慨了故又制旅酬之禮以逮衆旅宗該長賓長兄弟與賓弟子兄弟之子下即賓弟子兄弟之子上即長賓長兄弟

下為上不是下勸上飲只為上洗盞更酌其上則將此酒徃勸他的長兄弟酬了長賓長賓酬了長兄弟於是兄弟之子及賓弟子又各交錯勸酬以飲此飲是廚飲福之惠不是燕飲祭畢而燕毛於寢纔是燕矣○燕毛序齒是昭與昭一輩序穆與穆一輩序不是昭穆相混而序也序齒以毛髮者一一問人的年月便廢時叢雜了故只取髮之易見者別長幼為坐次耳○舊說以上條尊祖考此條作愛子孫臣庶不知愛子孫臣庶者亦為尊祖考而然也總以祖考為重

踐其位一節

此即上二條內事但要贊其孝之至故又如此說位是對祖考之位禮是奉祖考之禮樂是和祖考之樂所尊即祖考所

親是祖考之子孫臣庶也事死事亡二句承上五句來都就祭時說不必泥始死之註而以事死為居喪

郊社之禮一節

宗廟之禮前已說盡此條但多郊社之禮然亦不重不過再提起禮說歸重明乎三句明乎三句亦不重人能明之上只見得武周禮義之弘遠皆是隨時變通為之者以見其為達孝○郊禮行於天子而社則諸侯大夫士庶人通行的禘禮行於天子而嘗則諸侯大夫士庶人通行的○郊社分祭周禮是如此我

高皇帝始定合祀之典而曰天地猶人父母為子之道使父母異處安得為孝乃即圜丘為大祀殿并列六宗之神每歲孟

春擇日而行禮父毋合享禮順心安此其至孝無論武周而獨斷真邁千古矣○問祭祀之禮何關於治國明此禮者治國如示諸掌何也曰即以宗內之意思推之序昭穆者親親也序爵者貴貴也序事者賢賢也序齒者老老也逮賤者幼幼也便是治天下之經敬所尊者敬也愛所親者仁也事死亡如生存者誠也蓋是三者孝也仁孝誠敬又是治天下之本也祭祀之間而治天下之道備矣故謂之示諸掌○易之萃曰王假有廟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而極也天地萬物之情亦于萃見之矣治國不在掌上乎

哀公問政

哀公只要以政而正人夫子則重所以能正人者自文武之

政至知所以治天下國家是言正己以正人也自凡為天下國家至所以行之者一也備言正人之事而實正己為之本也自凡事豫則立至雖柔必強則又詳言正己之事而所以正人者亦在是矣

子曰文武之政一節

帝王之政不為不多夫子獨舉文武者蓋以文武之政固為盡善而且哀公周人也合當行周政○其人存人能如文武便是文武復存了人字雖兼君臣重看君上而帶看以臣說有臣又本於有君也○問古今異時彼此異勢文武之政亦有宜古不宜今宜彼不宜此者夫子何只以方策之布者教君而不示以通變之宜也曰方圓從規矩出文武之政是規矩且教他守得規矩在則凡因時制宜順勢剸裁而為方圓

之巧者亦自不外規矩而得之況既到了智仁勇誠身的地位則亦何變之不通而何往之可膠也故曰有關雎麟趾之意者不愁不會行周官之法度

人道敏政一節

此即人存政舉之意特明其舉之易也重在敏字地道敏樹是舉之易蒲盧是易之甚乃一句甚一句之詞總係于人存來不可云上二句是人易舉乎政下二句是政易本於人○問王道無近功即以文王之德百年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則政之舉者文武已自難了此卻云易何也曰舉是舉而行之之謂若夫行之而有成功所謂洽於天下者則必積久而後能也可亦以蒲盧望之哉

故為政在人一節

人道敏政固為甚易然亦不可漫焉視以為易而無所用心也蓋必有所以為之本者此條是立本之說○為政在人者欲行文武之政在有文武之臣取以身者欲得文武之臣在有文武之君脩身以道脩道以仁者欲為文武之君在有文武之仁以盡文武之道也○脩身以道是此身在日用間處事接物都有條理停停當當恰恰於中道也脩道以仁是惻於此道處心中有一段慈愛惻怛肫肫懇懇活活潑潑之意貫徹乎其間也身與道道與仁不是三項總不過謂身之所行者皆是道皆出於真切切之心而已矣○道即天下之達道仁即達德之仁脩道以仁者即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

三也但此處未露耳

仁者人也一節

此條主於親親之仁尊賢是講明親親者因親親之殺併及尊賢之等而皆為禮之所生皆不可以不知也○一[illegible]之仁於五達道者此專屬親親然最切者說耳過義者此仁又在於義義以尊賢為大能尊賢便有以道下義不與仁平看此與別處論仁義的不同○親親者臣朋友等看蓋以達德行達道中論之親親為大也不下仁民愛物與親親對尊賢對凡事之宜看蓋以講明親親之道論之尊賢為大也不可以忠君敬長與尊賢者以此等對看君臣之義不又為大乎○親親之殺者親不止父母凡諸

父昆弟妻子之屬皆是尊賢之等者大賢以之為師次賢以之為友等殺是人事人事之高下輕重皆是天理自然之節文故曰禮所生也

故君子不可一節

上文都是泛論其理到此纔是勉君子也此條根本只在脩身不可以不脩身最重然脩身起頭得力處却又只在知天知天亦最重○事親亦不止父母若就父母看恐礙知天處親親之殺知人亦不是泛交的朋友就師友之講明者看講明乘五達道此專屬事親是以其大者說知人雖說

帶親親來思尊賢以講明親親之殺者又須知天而分別其賢之等以講明親親之殺也○問孩提之童便知親親初不由尊賢而得者如晦菴子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等、

是親親由講求而後得了豈吾人原無親親之仁者耶曰仁者人也已說破親親是人人自有的但講求亦不可廢大要主意以求仁為重則雖搬柴運水亦是神通妙用況尊賢取友乎親親不由講求而後得卻緣講求而益明此不是閒講外索也晦菴之說可盡非哉

天下之達道一節

此是足上文未盡之意五達道之道即脩身以道之道三達德之仁即脩道以仁之仁而智則仁之發端勇則仁之成功也○親親為大達道宜莫先於親了然君臣亦經世之主故又先之以君臣○不曰君臣之義以至昆弟之序而只曰君臣父子夫婦昆弟者有君臣父子必有所以為君臣父子者

有夫婦昆弟必有所以為夫婦昆弟者可見人外無道而脩身者必以道也朋友以相交而成故加交字人之交際亦不止此五者而其餘類此者亦在所該矣○問篇首以喜怒哀樂中節為達道此又以五倫為達道道果有二乎曰五倫之相接何往而非喜怒哀樂也喜怒哀樂之中節亦便是親義序別信之倫盡矣○智仁勇原是人性分中自然同得的然却有能以此德行達道者又有不能以此德行達道者蓋德之所得者雖同而心之誠與不誠者則不同故所以行之者要一一者誠也誠乎智未有不能知達道者誠乎仁未有不能體達道者誠乎勇未有不能強達道者一字對三字看與數目字但一之所指者誠也不可以一作誠○道德誠總為

脩身而誠以實此德德以行此道而道則以脩此身也文
武所以脩身者亦是知此此而已矣

或生而知之一節

達德雖人所同得然或有不同者氣稟之異也雖有三等之
不同然到知之成功處則亦無不同也○生知學知困知就已
知者說安行利行勉行就已行者說知行都是達道三知云
知之下三行不云行之一而云成功一者知猶未到成功處
行則實踐之而其功成矣○生知安行者智學知利行者仁
困知勉行者勇三知為智三行為仁三近為勇晦庵子以此
論達德終是可疑蓋智仁勇人人行達道時不可闕一者今
云生知安行者智闕仁勇了學知利行者仁闕智勇了困知勉

行皆勇閥智仁了三知為智又與學知為行困知為勇者亥三行為仁又與安行為智勉行為勇者亥三近為勇又無了智與仁何哉

好學近乎知一節

此條是說困勉始用功時說不是困勉之外又有此一等人也○好學好字重為不知而好學以知之力行力字重為不能行而力以行之知恥恥字重為知行不若人而恥之也○呂氏云力行足以忘私忘私便無欲無欲便是仁了何止於近須作勝私纔有理○為哀公是廝下的人故以此三近教他未又勉以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的工夫

知斯三者一節

此三知不是空知是真能得了能得三近便可以脩道故知

所以脩身能脩身便可以取人而為政故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天下國家雖承治人句來其實亦本於脩身也○上文說脩身而終於天下國家下文說治天下國家而始於脩身脩身也者真人君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哉

凡為天下國家一節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正是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其道有常而不可變其序有條而不可紊故謂之經○此條舉九經之目自中自然有序但不可重序上脩身句提起看是九經之本也○經雖有九其實不出脩身尊賢親親三件三件合來又只是一件敬大臣體群臣是從尊賢之等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是從親親之殺推之也而親親尊

賢又從脩身上來可見九經只歸重脩身一件矣

脩身則道立一節

此條舉九經之效亦文武已然之效也○脩身則達道之極立於此而天下皆來取法是為道立○尊賢則達道以賢而講明故不惑敬大臣則大臣以道而處事故不眩士之報禮重者君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百姓勸者君視民如子則民視君如父母也○懷諸侯本以德却云天下畏之者以德服人自有不威之威畏是畏不義以負上亦不畏誅討○道立不惑身脩矣諸父昆弟不怨家齊矣大臣群臣勸庶民百工勸國治矣遠人歸諸侯畏天下平矣○問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者仁人之心也夫子何為以效動哀公曰見

利而後動見功而後為者中人以下之情也哀公愚且柔動之以效夫豈得已者哉

齊明盛服一節

此條舉九經之事亦文武已然之事也○敬是脩身之要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只是一箇敬○問既以達德行達道為脩身之事此何以又有齊明盛服非禮不動之説曰此亦不是別項的工夫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相接之時都要如此亦便是以達德行達道之事也○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正是好仁者無以尚之實指之云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此重則彼輕理固然也○勸字通就人君勸之説不是下面人自勸○尊其位者親之欵其貴重

其祿者愛之欵其富然只富貴之而不任以事者蓋以親親之故若不問賢否而任之不幸而不勝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貴之而不任之以事者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如其賢則以事任之者亦自不容已矣○問大臣而賢固可以官盛任使不幸有趙高李林甫秦檜之徒則偏聽生姦獨任成亂如鄒陽之所云者安得而不慮也曉菴子曰彼其所以至此者正坐不知九經之義苟知此義而以脩身為本則取舍之極已定以尊賢為先則所置以為大臣者亦必不雜以如是之人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也豈有復任之而釀亂者乎○忠信二字九經事事俱要的却專以屬群臣者蓋跡遠之臣難得一一信任他就不足處說耳○

時使者不盡民之力薄斂者不盡民之財民便可逸而可富日省月試以程其藝餼廩稱事以償其勞不信度作淫巧者便無所容而惰者亦勸勸者益勸矣○絕者無近支子孫繼是以旁支續之廢者有子孫而無土地舉是以土地封之故陳滅於楚春秋猶以災係之陳邶鄘併於衛詩猶以風係之邶鄘不忍其廢絕也○繼絕舉廢治亂持危而與之同其戚朝聘以時厚往薄來而與之同其休德威並著諸侯未有不畏者矣○九經之事如此我

高皇帝有六事乃九經所未備者謹錄于此

高皇帝嘗曰木必蠹而後風折之體必虛而後病乘之天下之事亦猶是也漢無外戚閹寺之權唐無藩鎮夷狄之禍國焉

誅滅朕觀往古深用為戒然制之有其道若不惑於聲色嚴宫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豈有女寵之禍不牽於私愛惟賢是用苟干政典裁以至公豈有外戚之禍閹寺近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兵柄豈有寺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壅蔽之姦謹威福之移豈有權臣之禍財歸有司兵必待符而調豈有藩鎮之禍謹邊防修武備來則禦之去不窮追又豈有夷狄之禍此六事者皆為常典垂示將來真九經未備之經社稷無窮之利也

聖聖守此太平萬年盛哉

凡為天下國家一節

此條是行九經之實亦文武之所已然者也○一字對九字看是數目字亦指誠說修身一不誠欲便得以間理尊賢不誠

邪便得以間正親親不誠踈便得以間親推之餘事何者而可以不誠乎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

凡事豫則立一節

此與下條總承上說○以達德而行達道為天下而行九經者固皆要立誠然誠不可一時而立其所由來者豫也彼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如言事行道而豫則無有不立者如治民獲上信友順親誠身而豫則亦無有不立者凡事皆以豫而立若此況於立誠而可以不豫乎○凡事二字無所不包言事行道治民至誠身之屬皆是也凡事以下是說誠要豫立之意誠者以下是說豫立乎誠之功○前定字只當豫字看不是前定乎誠○事對行看行之於身為行措之於天下為事

〇擇善以明乎誠固執以守乎誠便是豫立乎誠之功達道九經所以而行然

在下位　節

此亦凡事豫則立之意治民豫於獲上獲上豫於信友信友豫於順親順親豫於誠身誠身豫於明善可見凡事豫則立也舊說以治民至順親皆豫於誠身者不免牽文泥句之病〇問不說在上的事只說在下的事如何曰夫子也只隨意說來在下者既以豫而立在上者亦可類而推矣〇問吾人此身如何必待善明了纔誠得曰吾人而今眼前見的這箇身只是一箇血肉之軀橫渠子所云客形異家所云假合幻身也今人都執着這箇假合的幻身流染虛妄迷蔽本真營營終日只要陪奉這箇七尺之軀以此不惟民　痛癢不知

相關就是至親處亦常生間隔乖離如何殼能信友獲上治
民吾輩誠能反身自思我這身原從何處生來繼之者善也
成之者性也善便是我生來的身明得善時便有渾然與物
同體之妙四端萬善滿腔而是靈靈透透完完全全纔是箇
真正的人身不只是一箇血肉之軀卷所謂必明善而後能
誠身者此也如此而觀不順友不信上不獲民不治者哉

誠者天之道一節

此條以下推開說不拘定下位的人說誠即是德之誠天道人
道二句是說德之本誠而人之當誠也以人論之誠者是聖
人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亦天之道也誠之者是賢人擇善
而固執乃人之道也天道人道聖人賢人詞平意不平重人

道賢人上要人盡以人而合天以賢希聖耳○天道不揣元亨利貞就人身上天之所命說人道是說人事之當然不勉而中者安行之仁不思而得者生知之智勇便在其中了此達德之自誠者也而達道自能行矣擇善者學知困知之智固執者利行勉行之仁勇亦在其中了此達德之求誠者也而達道亦能行之矣

博學之一節

此條詳擇善固執之事晦菴子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為擇善屬知一邊看以篤行為固執屬行一邊看時文凡依他說要之知行是合一的陽明子之說最妙○陽明子曰問思辨行皆所以為學未有學而不行者也如學射則必引矢中的學書則必操觚染翰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

則學之始即是行了篤者敦實篤厚之意行之而不息也蓋學不能以無問問即學即行也又不能以無思思即學即行也又不能以無辨辨即學即行也辨既明思既慎問既審學既能了又從而不息其功斯之謂篤行非謂學問思辨之後而始措之於行也析而論之雖有五合而論之只是一此區區心理合一之體知行並進之功所以異於後世之說者也

○凡謂之行者只是着實去做這件事若着實做學問思辨的工夫則學問思辨亦便是行了學是學做這件事問是問做這件事思辨是思辨做這件事則行亦便是學問思辨了若謂學問思辨了然後去行却如何懸空先去學問思辨得行時又何如去得箇學問思辨的事行之明覺處便是知知

之篤實處便是行若行而不明覺便是冥行便是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須說箇知知而不篤實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箇行原來只是一箇工夫古聖賢說知行都是就一箇工夫上補偏救弊說不似今人截然分作兩件事做我今說知行合一時雖亦令人補偏救弊說然知行之體以亦本來如是也此說妙哉

有弗學一節

此條不可分上是志下是功人一己百人十己千正是弗能弗措處有弗者反根之詞如云不為則已為之不成定不休無非是必要為耳一百十千字不必泥只以工夫多少數說不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果能此道須抑揚重困知勉行能學問思辨行而百倍其功說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明強便與生知安行者同歸了所謂及其知之一及其成功一也○雖字說得活雖愚且必明况未至於愚者乎雖柔且必強况未至於柔者乎○章末要緻云學至於明是誠乎其為智也學至於強是誠乎其為仁也誠乎智行是即誠乎其為勇也以此達德而行達道則身脩而人可取矣人存而政可舉矣文武之九經豈徒為方策之布者哉

自誠明一章

此性字即天命之性此教字即脩道之教聖人之誠明全是天命之性也故謂之性賢人之明誠乃是脩道之教也故謂之教○舊說以明為知誠為行却不知聖人是不思不勉而

誠者實人是擇善固執而誠者豈可以誠為行誠是知行之純粹處明是知行之靈昭處分貼差矣○誠則明明則誠說者以二則字分緊緩亦不是蓋此二句是說誠明相因之妙愈誠則愈明愈明則愈誠想見此光景真是箇青銅鏡絕無點雜剝絕無點塵障百物之妍媸一毫都不能遁矣妙哉

唯天下至誠一章

至誠能盡性是性中之理性中之事全體完備無一毫虧損也盡人性盡物性皆是盡性中事人物上知之無不明便是吾性察之盡處人物上處之無不當便是吾性由之盡處陽明子云盡性者只在人物之性上盡離却人物更無性可盡得之矣○盡人性者抑其過而引其不及矯其偏而歸之於

全盡物性者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賛天地之化育撥着盡物句是文法如此其實通承人物之盡來○天地如許大至誠與之並立爲三亦只是盡性耳豈惟至誠吾人性分之量都是大的苟能如至誠不虧損了這分量即參贊之業箇箇完成矣可以藐然之身而自諉乎

其次致曲一章

上章言至誠之事此言其次者自致曲而至於能化便亦是至誠了○人物亦可盡天地亦可參贊所謂聖賢同歸天人一致也○致曲二字晦庵子解作推致其一偏時文且依他說看來曲字作一偏訓於曲能有誠句說不去既以曲爲一偏了豈是一偏能有誠乎蓋致曲者致其曲盡之功也曲能有

誠者由盡其功而能有誠也曲字是委曲之曲如擇善固執使有學問思辨行致德性而道問學便有廣大精微高明中庸許多曲折的事曲盡了這工夫便不容着一毫私偽而有誠矣曲能有誠者只可謂之誠不可謂之至誠致曲後畢竟還有工夫在積累日益純熟故至於至誠而能化○形着明是誠之形著明動變化是誠之動變化都是功業如此但形著明就功業之立於我者說動變化則說功業之及於人者唯天下至誠為能化是即化以見至誠之妙不說化止是至誠之妙也

至誠之道一章

至誠之道心與天地同德氣與天地同流故興亡之兆禍福之來感於吾心動於吾氣如有萌焉無不前知○國家六句

要緊明神字是說神之所為者禍福三句纔說至誠之前知福與善是興禍與不善是亡神先知得興亡故以禎祥妖孽蓍龜四體示人至誠却不待禎祥妖孽之出不待蓍龜之吉凶不待四體之得失而善必先知之不善亦必先知之故曰至誠如神神字正應國家六句皆是神之所為者○問至誠之道如何說及前知曰本謂至誠之明無不照特舉前知以見之耳蓋未來之禍福最難知者至誠且前知得况於其他而有不知乎陽明子曰聖人只是一箇良知良知之外更無知也有甚前知其知神者良知精精明明隨感隨應自能敷行出去便是箇神○禎祥妖孽看來亦不足深信不可以此而定興亡哉高皇帝諭群臣曰人之常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祥未

必皆吉妖求必皆凶蓋聞災而懼或以象休見瑞而喜或以致咎何者懼則戒心常存喜則侈心易縱朕德不逮惟圖脩省之不暇耳此誠不信妖祥而信心信理者國家億萬年之興在此矣神哉

誠者自成一節

誠者自成就人身上說道即是誠要以誠為主誠是天命之性自己所以成性者道是率性之道自己所當率由者梅庵子以誠屬心為本道屬理為用心與理有二是体與用為二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誠者物之終始誠是已所以成物之終始者不誠則無以成物便無物了梅庵子云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不知理如何既盡物如何亦盡而無有也

故君子誠之為貴至時措之宜也

君子誠之為貴便是誠者便能成己了然非特成己而已亦所以成物也夫誠立於我宜乎只能成己何以又能成物蓋誠之理以之成己是渾融無私之仁仁即誠之本體也以之成物是知明處當之智智即誠之流行作用處也是仁也智也皆吾性誠之德也雖成己成物若有內外之殊而誠之為德則無內外之分也夫惟一誠備仁智之德故君子特患未誠苟誠則仁智兼全而成己成物皆有其具了是以時乎成己措誠之仁而已便成時乎成物措誠之智而物便成可見仁智一理得則俱得物我一致成不獨成成豈有得於仁而不得於智能成己而不能成物者乎故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

所以成物也○仁智五句是推所以成己成物之故故字要看○仁智是德之本体所謂性之德也不是仁人智士之說○性字即誠字誠一也以其成己謂之仁以其成物謂之智總只是一箇誠時措之宜就以成己成物說應轉非自二句天下事亦只成己成物便了盡矣此外又有何事哉看來誠者自成自字即下成己己字誠者物之終始物字即下成物物字誠之為道是己所以自成自道者亦是物所以成始成終者君子有成己成物之眞是故誠之為貴誠則非自成己而已亦所以成物也蓋成己者誠之仁誠中原有箇自成之道成物者誠之智誠中原有箇終始物之道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皆宜己可成而物亦成也又義

之貫通了然如此晦庵不認自是已又以物作兩様看何哉

故至誠無息　三句

至誠是聖人的實心而實理就在其中至誠了自然無私欲之間而不息不息自然能久而有常○不息而久是心裏的德徵是外面的功業

徵則悠遠　三句

徵字提起看悠遠博厚高明都是聖人的徵處悠者覺舒遠者長來博者規恢厚者深固高者峻極明者宣朗然亦不是三項事總是一箇功業悠遠又博厚博厚又高明也則字輕帶過晦庵子積字發字之訓不用亦可

博厚所以載物也一節

上文博厚悠遠高明便已覆載成物了特上未露出此方說出來覆載成都就聖人說不可入天地意也○博厚高明之有悠即是悠久成物即是覆載之有成也

博厚配地一節

上文只說聖人的功業未曾說及同天地來此方露出天地字而云聖人所以覆載成物者與天地同也○晦庵子與天地同用與天地同體之訓不用亦可○天地之體誠也聖人之體亦誠也聖人與天地同體惟其誠而已矣豈以博厚高明悠久之業為同体乎

如此者不見一節

此贊聖人的功業皆是自然而然也○章變二句晦庵子分配天地之訓不用亦好章何以見是博厚變何以見是高明

博學亦可謂之變高明亦可謂之章大率此三句是統說聖人的功業不費一毫聲色自然而章著不費一毫氣力自然而變化不用一毫作為自然而成就緣此都是他性中所固有一至誠盡性了性真發出來自有如此的功業耳○問聖人治天下有田里之設有學校之興有禮以為之節而又有樂以為之和有政以為之防而又有刑以為之齊何嘗隱而不見寂而不動漠然而無所為乎曰不見不動無為者據事理之當然以應天下之事順吾性之本然以盡人物之性所謂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非若小智者之不能行所無事亦非若雜霸者之憧憧於往來故曰天地無心而又曰天地以生物為心乃無

心之心也曰聖人無為而又曰大聖人之所作為乃無為之為也天地有自然之化育而聖人有自然之參贊天地有無功之大德而聖人有無息之至仁不見不動無為者其此之謂歟

天地之道可一言一節

此以下是說天地之大正以見聖人之配天地者為大也○為物物字指天地生物物字指萬物為物不貳者誠有是理誠有是氣也生物不測是其生之所以然處不可測也此處只重在誠還未重生物上不測句亦只見得誠之妙耳○天地為物不貳應前至誠無息博厚高明悠久應前悠遠博厚高明萬物覆萬物載應前所以覆載成物純亦不已應前配天配地無疆

天地之道博也一節

天地之功用博厚高明悠久都本於不貳之誠功用便是生物了但此處且莫露出來下文纔說及生物也

今夫天一節

此說天地生物之不測不直云天之無窮而先云昭昭之多不直云地之廣厚而先云一撮土之多者正見得天地之大處蓋無窮者固天而昭昭之多亦天也無一處而非天可見天之大矣廣厚者固地而撮土之多亦地也無一處而非地可見地之大矣山先云卷石水先云一勺俱是此意○山是天地所凝結水是天地所流衍山水的生物亦是天地的生物要以天地為主莫把山水來並看

詩云維天之命一節

天命之不已文王之德之純都以本體說莫說及功業上功業者天之為天文之為文而此則說天之所以為天文之所以為文也○天之所以為天者在不已文之所以為文者在純遂揭不已字與純字總紐之曰純亦不已見得文王亦天也說天便可該地說文王便可該群聖人矣○愚意前段為物不貳即是不已之意已說天之所以為天了前段至誠無息即是純德之意已說聖人之所以為聖了不是到此節纔推出天地聖人之所以然來此引詩只把來做箇證佐無更深一層的意思○存天載之神者存文王而已矣存文王之神者存吾心而已矣詩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又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翼翼也緝熙敬止也即戒懼慎獨致中和之

謂也此非存心之學而何耶○聖學與僊學也只是一事學

到至誠純亦不已的地位即神住氣住精住而僊家深根固

蒂長生久視之道亦在其中矣說向世儒深不悟却從身外覓神僊異哉

大哉聖人之道

大哉聖人之道只以道字說便是正與君子之道費而隱同

若泥聖人身上說下文便多有礙

洋洋乎發育　二節

洋洋虛說發育峻極二句正見其洋洋發育萬物者人物之

發生長育俱是陰陽五行之氣而道即陰陽五行之理是氣

之流行即是理之流行也峻極於天者天之為天不過陰陽

五行渾淪磅礴之氣而有是氣亦必有是理是氣之充塞即

是理之充塞也所謂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是矣

優優虛說禮儀威儀二句正見其優優禮儀是礼之綱領威儀是綱領中之節目三百三千亦只數其槩也未必限定止此數然此亦只就人說耳人是天地間一物其禮之多乃至如此天地間許多物事又豈可勝數乎○腑庵子以此二條分道之大小恐意不然首章云大哉聖人之道二條正見其大處何曾分大小来總是大哉之謂也又以尊德性為盡道之太道問學為盡道之小亦不必然大既是天地萬物之道小既是禮儀威儀之道尊德性為盡道之太是尊以天地萬物之道屬在心裏了然則禮儀威儀之道豈不在心裏而欲為外面之陳迹乎道問學為盡道之小是專以礼儀威儀之

道屬在事物了然則天地萬物之道豈只現然於心虛而不散在事物乎○且以天地萬物作道之大猶可也禮儀威儀作道之小如何說得彼郊廟朝廷之所在綱常倫理之所關何者而非禮儀威儀也謂之條件繁多則可謂之至小可乎若云小更有小於此的須是愚不肖之與知與能處安得以此為至小也况本文明說優優大哉而反謂之至小不亦悖乎○巖泉子曰天人雖是一致然要二條分說不若天人二字亦可一是說道之在天者一是說道之在人者故下文云苟不至德至道不凝凝者會而聚之也萬物原備於我只為私欲夾雜心體不純道便散漫而不作一處在天者屬於天在人者屬於人我皆無與焉須是去了私意有箇至德則一

以貫之矣道之大者在我人道之大者亦在我總會聚在一處不失却萬物皆備之本體矣故謂之凝道

待其人而後行　三句

問禮儀威儀是可行者發育峻極如何行得曰停天地育萬物便是行得發育峻極之道

故君子尊德性一節

此條示人以脩德凝道之功尊德性而道問學是工夫的大頭腦晦庵乎把德性問學分開做工夫時文且依他說然就中也要串着做尊德性是主道問學是理會德性裏面事也

○尊德性為存心道問學為致知不知晦庵何苦如此辯心之明覺處便是知知之主宰處便是心存心亦是致知[illegible]知

亦是存心卻不是兩項陽明子曰尊德性須是道問學如要尊孝之德性便須學問箇孝尊弟之德性便須學問箇弟學問箇孝便是尊孝之德性學問箇弟便是尊弟之德性不是尊德性之外別有道問學之功道問學之外又別有尊德性之事也○德性本是廣大的只為撐之不精私意得以入來既有了私意自襟便狹小致廣大者以此須盡精微德性本是高明的只為任其私欲去做非太過則不及既被私欲累倒精神便不奮揚極高明者以此須道中庸德性的良知原層有生意是知新既有了生意靈根便不死非溫其故之謂乎德性的禮文無一不是謹厚的規矩既崇了禮將厚道便不損傷非敦篤其厚之謂乎凡此都是保全德性之本體

只一尊德性便了盡矣晦庵子分作兩項革看豈以此心果
有大小工夫果有內外耶〇晦庵象山之學議者以象山偏
於尊德性晦庵偏於道問學若不同科者然晦庵之道問學
亦有尊德性者在非若後之講析編綴而畢力於陳言者也
象山之尊德性亦有道問學者在非若後之忘言絕物而悉
心於兀坐者也陽明子曰象山未嘗不教人讀書窮理而且
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亦烏在其為墜空晦庵謂君子之
心常存敬畏而居敬窮理之說未嘗不以教人亦烏在其為
支離但晦庵以禪譏象山而象山亦不以虛受晦庵彼此皆
激於不平是則所養之未粹而不及乎明道者其矣此可以定二家之斷案
是故居上不驕一節

尊德性而道問學既是理會了峻極發育三百三千之道則凡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幾莫不都理會過渾身是道德了。由是以時措之居上不驕便盡得上之道為下不倍便盡得下之道有道足興見於世者也是道無道足容隱於世者也是道無往而不是道矣○有道之興以言而該行無道之容以默而該止與字是詩可以興之興命令告戒俱是言鼓舞得天下風動得萬民總是與聊庵子作興起在位結果說小了聖賢肯以勢利動人乎容字亦不是苟容此身為天地所付托甚重且以一身擔當萬世的事業故不把此身輕易看即是愛其身以有為卷其身以有待之意也○明哲保身之詩通證上下治亂等語保身莫在利害上說災不及身

此等結果亦小聖賢亦不計較利害也道之全體原在我此
身保而全之無一些毀傷無一些虧陷便是保身矣橫渠子
曰于時保之子之翼也又曰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其此保身之謂哉
子曰愚而好自用一節
此章須用德位時來總人愚是無德賤是無位反古是反時
皆為下而倍者故裁及其身然為下不倍意亦只宜繳在末
夫子當時却非為此言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天子是創業垂統之君有德有位有時者若繼體守成之
君便當繼祖宗之舊服不容於改作矣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此承非天子三句來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正以非
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故也三者而同則凡事之同可知矣
○問周之文軌何以能若其同也曰古之創業者徽號正朔
服色一切改作以新天下之耳目齊天下之心志軌是車之
轍迹周人尚輿而制作之法領於冬官其輿之廣六尺六寸
故轍迹之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凡為車者必合乎此
然後可以行之方內而無不通不合乎此者不惟有司得以
討之而其行於道路亦自偏倚杌隉不待於禁而自不為文
者書之形象音韻周禮司徒教人道藝而書居其一又有外
史掌達書名於四方大行人又九歲而一喻之其制度之詳
若此是以末流海內分裂而不得變也必至秦滅六國而後

卒以六尺為度書以小篆隸書為法周之文軌至此而始改矣

雖有其位一節

非天子既不議禮制度考文然則欲議禮制度考文者必有聖人之德在天子之位而後可也雖有天子之位苟無聖人之德是亦愚而已矣愚而自用者哉及其身何敢作禮樂雖有聖人之德苟無天子之位是亦賤而已矣賤而自專者哉及其身亦何敢作禮樂○禮樂是通用的字禮者理也樂者理之自然也議禮制度考文皆是本於自然之理者故謂之禮樂

子曰吾說夏禮一節

此又引夫子來作個樣子聖人之為下且不倍也況吾人乎

○當時杞去夏已遠宋去殷猶近故杞之文獻盡亡宋猶存

存者夏禮無可學處故僅得而說之殷禮還有宋存故可得而學○夫子本要折衷歷代之禮集為大成以示萬世常行之道非以周禮為盡善亦非止要從周者今曰吾從周益不得位而安為下不倍之道也不然只說從周便了何必又說辛夏殷之禮哉此章與下章俱庵子一作承為下不倍一作承居上不驕愚意不必然章云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又云有道足以興無道足以容不驕不倍既有所承矣足興足容獨無所承乎不如兩章開說更無牽合之病

王天下有三重焉一節

王天下是有德以立制作之本有位以操制作之權又有時而遇世道一新之會者制作不善民不從便有過唯有三重

之善而民從之是以寡過也

上焉者一節

上焉者雖善無徵是有其德與位而無其時也下焉者雖善不尊是有其德而無其位與時也不信不屬民說益無徵不尊是在我者無以取信於人故民弗從民弗從使不能使民寡過矣

故君子之道一節

王天下之君子即尊德性而道問學之君子本諸身便非不善者徵諸庶民便非無徵不尊者此六句一步深一步身是以在己者言也庶民則以在人者言矣三王則又以既往者言矣天地則又以至大者言矣鬼神則又以至幽者言矣百世之聖人則又以至遠者言矣○考諸三王而不謬至百世

以俟聖人而不惑邪以理以為蓋天得此理以清地得此理以寧鬼神得此理以為造化聖人得此理以立人極而其發越生成寒暑晝夜何者而非所當然屈伸變化吉凶禍福亦何者而非所當然以順風氣以開人因時宜而立政曾有一之不合當然者乎故曰天地有自然之心鬼神有莫掩之誠聖人有中正仁義之極又曰人者天地之心也鬼神之會也百世之上有聖人此心此理同也百世之下有聖人此心此理亦同也使制作之出於我者不能盡善盡美而微有過不及之差則與天地鬼神聖人不無彼此先後之間苟既盡善而盡美則何有於彼此先後耶故謂我之禮度文章皆天降地出可也謂我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亦可也謂我之禮

度文意謂鬼設神施可也謂我洩鬼之秘漏神之機亦可也謂我率由三王之舊遵述而不作可也謂我斟酌三王之制度而損益得宜亦可也謂我立百王之大法而萬世無弊亦可也謂後聖有作必將因時補弊如我之損益於三王亦可也益其無往不合者理也其不能一一皆合者天人各自有分也先後各異其時也故不謬不悖不疑不惑只當論其理不當論其迹也必其迹之一一皆合則於理之當然者反有所不合矣

質諸鬼神一節

此條不可又謂推原制作之本蓋上文有本諸身句則所謂心思通乎性命學術貫乎天人者皆已該之矣此又何必再添大抵是申言制作之極致蓋亦稱其質鬼神俟後聖處

見其制作曲盡乎天人之理故曰知天知人也○知天知人
分說不必泥天人無二理知天知人非二事也○問先說庶
民三王天地鬼神後聖此却只說鬼神後聖何也曰此只從
難知的說天地是顯者鬼神是幽者幽者且知之況顯者乎
三王是已往者庶民是見在者後聖是未來者未來者且知
之況已往見在者乎

是故君子一節

動字包言行道字包法則動而行者世世為天下法而無不
道其行動而言者世世為天下則而無不道其言行有迹可
效法故云法言未有迹可據只可為則而取正故云則世字
就一朝相傳之世說若別世之天下又是雖善無徵而民弗

從矣○遠有望者望其言行為法則也近不厭者法則其言行而不厭也○世世為則而為法則後世之人皆得以寡過遠近有望而不厭則當時之人皆得以寡過所謂寡過者此矣

詩曰在彼無惡一節

世世為則而為法是有譽於後世之天下也遠近有望而不厭是有譽於當時之天下也所以然者亦惟其道之無往而不合耳不然安能有此譽乎○未有字一氣說下蚤字即先字之意必如此而後有譽未有不如此而先有譽者也若不如此而有譽於天下則是彼此未能無惡射而亦可求然豈矣有此理哉

晦庵子以三重作議禮制度考文恐意此章本非有所承者章內天明無議禮制度考文之說似不必牽前章之事以填

此章之數也蓋三重只就本章見得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是善也徵也尊也三者王天下之所重也有此三重使信從而寡過矣君子是有善有徵而有尊者故其王天下之道本諸身徵諸民參諸三王天地鬼神後聖而無往之不合焉由是天下世則而世法遠近有望而不厭民皆從之而寡過矣豈不有譽於天下乎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于天下者未有無三重而蚤有譽於天下也若以議禮制度考文訓三重說君子之道以本諸身六事訓未有不如此雖亦大得但非章內的本旨恐不免乎牽合之病也然晦庵於此亦嘗舍諸說之不通矣求其說而不得乃以呂氏一說為得之說旨之雖也一至此蓋

仲尼祖述堯舜一節

孔子祖述堯舜之道道亦法也憲章文武之法法亦道也上律天時凡隨時變易以從道皆是也下襲水土凡隨寓而安亘於土俗者皆是也

譬如天地一節

祖述憲章上律下襲此其萬理之悉備也則如天地之於萬物覆載之而無遺此其萬變之不窮也則如天地之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無已總是說如天地也不可以上二句為如天地下二句為如四時日月蓋四時日月總屬之天地也

萬物並育一節

萬物並育於天地而不相害那無不覆載也四時日月並行

於天地而不相悖即錯行代明也正是天地之大處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則是天地之所以為大而其並育不害並行不悖者此也○天地之德亦何分於大小但自其散殊者說為小自其翕聚者說為大大德敦化是敦那川流的化小德川流是流出那敦化的來只是一箇理耳○德不外元亨利貞川流者元亨利貞之分布四時日月萬物各具一太極也敦化者元亨利貞之全體四時日月萬物統體一太極也不害與並育不悖與並行是一串的事晦庵子分不害不悖爲小並育並行爲大德誤矣○章末要緻云孔子之功用即天地之大也孔子之心德即天地之所以為大也知天地者其知孔子哉晦庵子以章首四句為涉內外思意辟如節說聖人如天地

無不覆載錯行代明即祖述憲章上律下襲者如之也無不覆載錯行代明是在外的事則祖述憲章上律下襲亦是就外說矣可兼內乎外所以如此大者由內之有德也故又有小德大德之說萬殊原於一本大業本乎盛德天地聖人一而已矣信哉

唯天下至聖一節

此條是說聖人之德就體上看未及用上寬裕二句是全仁之德發強二句是全義之德齋莊二句是全禮之德文理二句是全智之德○聰明二句是一總語下纔細分破說聰明睿知包有仁義禮智在是以有臨包有容執敬別在有聰明睿知之資便能全仁義禮智之德故足以容執敬別而臨民寬是廓然而大裕是綽然而舒溫是藹然而和柔是坦然而

順裕深於寬温深於裕柔又深於温一字深過三字此用字法也○發是奮然而發強是挺然而立剛是所立者不撓毅是所立者不息強深於發剛深於強毅又深於剛○齊是整然而齊莊是肅然而嚴中是無過不及正是無邪齊莊而不中正則其齊莊處或未純粹故又云中正○燦然是文燦然中條理不紊是理條理中又精詳而不略是密詳密中直究極其所以然是察一字亦深過一字也仁禮之全便是天之元亨義智之全便是天之利貞易之乾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此之謂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一節

此條重時出之源淵泉不是又深一層只就上四德之全

說時出之如時乎容而言之德出時乎執而義之德出時乎敬別而禮智之德出焉妙在時字正是聖之時也所謂見於用者至此而用之妙矣

溥溥如天一節

此條只以天淵形容其溥博淵泉之盛以民之敬信悅驗其時出之妙亦不是又深一層也○見是德之出於容言是德之出於言行是德之出於行民莫不敬信悅則其妙可知矣○問如天如淵地位如何能到得陽明子曰人心是天淵心之本體無所不該原是一箇天只爲私欲障礙則天之本體失了如今念念要致良知將此障礙窒塞一齊去盡則本體便復了不是箇天淵乎

是以聲名一節

此條民字即是中國蠻貊之民敬信悅之所在即是聲名之

所在民莫不敬信悅已是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了不是上所及者猶有限此所及者纔無邊也盖此處之意只歸重于配天耳○舟車至霜露等句就是中國蠻貊地方歷〻數之只見得廣大之極夫天位乎上也中國蠻貊皆在其覆幬而民莫不尊親聖人位乎中也中國蠻貊皆在其範圍而民亦莫不尊親是聖人者真天作之合矣謂之曰配天宜哉

唯天下至誠一節

此條以至誠二字為主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是其經綸立本知化育者皆至誠之所為也只一箇至誠天下之能事畢矣○至誠是一

點純乎天理之心大經大本化育都是一箇天理有了這點純乎天理之心則何天理之不可盡不必他有所倚而大經大本化育自然一以貫之而無遺故曰夫焉有所倚不是不待思勉不藉詩書不憑師友之說○大經即大本之經大本即大經之本化育即大本大經之所從出不可一件說一樣如五倫之間有愛有敬有宜有別是為經綸天下之大經全乎仁禮而為愛敬之本全乎義智而為宜別之本便是立天下之大本仁禮所在而知天地之元亨義智所在而知天地之利貞便是知天地之化育知字莫泥作知識之知渾融交契與天而合一也所謂知化則善述其事是矣

肫肫其仁一節

此條是贊上之詞仁就以大經之經綸說淵就以大本之立說天就以化育之知說至誠之仁乃肫肫然懇至之仁不是仁之煦煦者也至誠之淵乃淵淵然靜深之淵不是淵之淺淺者也至誠之天乃浩浩然廣大之天不是之昭昭者也天淵都是聖人自家的天淵不可作淵泉之淵蒼天之天看

苟不固聰明聖知一節

此條亦是深贊之詞見至誠夫豈易以窺測也唯聖人能知聖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亦是經綸立本知化的人故能知得經綸立本知化之妙耳○問子思於至誠之道既能說得想是能知得了豈亦以聰明聖知達天德者自任乎曰子思學已到至處亦是及之之聖了此等人不謂之聖則聖人果是

絶德不可學而至矣何以進天下有志之士哉
晦庵子以至聖章作承小德川流至誠章作承大德敦化愚
意不必然一本散於萬殊萬殊原於一本豈可截然分為兩
段乎故五德之時出雖是小德之川流而溥博之淵泉亦大
德之敦化也立本知化雖是大德之敦化而五品之經綸亦
小德之川流也晦庵序此書云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惓
惓乎取我之望汲汲乎取人之誠似恐不足以俟也講內稍
改正者其亦補天之卷石助海之涓滴哉

詩曰衣錦尚絅一節

前三章極言聖人之德此章恐學者求之於高遠輕自大而
反失之也故又自至近者言之以示入德之方要學者先用

心於內然後可以用功而馴至乎其極○淡簡溫三句總是形容君子闇然而日章之意淡是平淡若無味者然自有味而不厭簡是易簡若無文者然自有文而可觀溫是渾厚若無條理者然自有理而是非之不混淡簡溫就外面說不厭而文且理亦就外面說所以然者緣有錦之美在內也○問子思對穆公言臣之脩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爲善有勸也若臣之脩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爲善受毀也惡毀而歆譽奚在其爲闇然曰此有爲言之也故曰譽者臣之所不可得毀者臣之所不可避以毀而莫已知子思盖爲穆公言之也縣子言子之爲善不欲人譽已則道子思之真者矣○有是爲已之實心自能知其幾之在已而

在所當謹切不可與為己對看亦不可便用誠明等字蓋誠明是成功的字樣也○知遠之近遠而天下之人有善惡是近而我之身有得失也知風之自出身而加人之風有得失是心之所自有邪正也知微之顯心之所自者甚微而風而近而遠之所著者甚顯也三知一步緊一步亦不是徒知便有謹的意思在入德只承知幾來而為己之意亦在其中了德字即是下不顯篤恭之德不見不言不動正是近也自也微也謹之而敬信則德極其全矣民與天下正是遠也風也顯也勸威而平則德極其弘矣亦何以異於聖人哉

詩云潛雖伏矣　二節

此二條正是君子謹幾的工夫潛伏孔昭是說謹於人所不

見屋漏不愧是說不但謹於人之所不見雖己所不見亦謹也工夫密而又密人所不見者亦謹況於人之所見乎己所不見者又謹況於己之所見乎〇內省二句正是慎獨工夫內是獨省是慎內省於心必要至不疚無惡於志正是謹於人所不見處末二句乃就此咏嘆之耳如時說內省句把慎獨工夫忒忽易了〇問不言而信信是何物不動而敬敬見何處曰只是存此心心之本體即是誠即是敬信即是一此體常存便是主一便是敬信便是思誠了此學不明世儒只在可見可聞有思有為上尋學舍之便昏憒無用力處矣〇問舊說潛伏條是動時的工夫屋漏條是靜時的工夫如何曰動靜分不得只是一箇工夫陽明子之說見於篇首者詳矣復何疑哉

詩曰奏假無言一節

君子謹微的工夫既是密而又密及其久而熟也則不待於謹而自敬天下以之勸懲而其德盛矣又愈久而愈熟也則其敬玄妙而莫測天下以之太平而其愈盛矣○無言靡爭詩說與祭者此以無言爲主祭時爭爲與祭之人凡引詩書多拘不得本旨聖賢只借他來發自已的意思耳○賞刑亦是不能無者不賞是不專以賞不怒是不專以怒以有德爲之本也若說全不要賞刑則天命天討聖人何以亦不能無

詩曰不顯惟德一節

君子篤恭之德不只在心裏說凡其存之於心身達之於天下者皆是也故天下以此而平○問聖謨之丕顯若嘉樂之顯

顯皆德也篤恭何以為不顯乎曰恭而無恭是為篤恭顯而無顯是為不顯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老者便與之以安朋友便與之以信少者便懷之以恩大禮便與天地同節大樂便與天地同和善人之可用者便用非人之可殺者便殺絕不着一點己私絕不作一點聲色便是無一點痕迹便是玄之又玄便是神乎其神故謂之篤恭不顯也若以窈窈冥冥者為不顯之恭是亦卒歸於闇然而無日章之實者矣○篤恭而天下平重在德上不可把效平重效是帶說以見其德之盛觀章首只云可與入德下條引詩亦只贊篤恭之德而不及平天下之效可知矣篤恭即中和之致也天下平即天地萬物之位育也德而至此盛哉

詩云予懷明德一節

此條三引詩是深贊君子篤恭之德本意只歸重天載一下詩然必先引不大聲色德輶如毛兩詩者蓋設此兩段議論正見篤恭之德難以擬諸其形容也天載即是道至矣說天載說聲臭有氣無形是最微者也而且無之則其不顯也至矣末繞繳云篤恭不顯之德是亦天載而已矣此詩其可以形容之哉○伊川子曰聖賢說話都依本分至大至妙的事只尋常說出來其味自長禪家說話纔見得些子便驚天動地然卻味短如中庸論道只消無聲無臭四字便摠括了多少禪家說非黃非白非鹹非苦費了多少話頭緣他只為乍見耳横渠子以此比他做大富的貧漢○中庸一書不是說入德之事便是說成德之事此一章則自始學推到至德入德

成德之事備在其中了所謂天道人道達德達道三重九經之類一一不能外矣妙哉○子思嘗曰道為知者傳中庸之作傳道之書也始之以天終之亦以天夫道之傳也所以傳人學也人之學也所以學為人也而始終以天說者何哉天人一也不天不足以盡人故以天命之性為始自天而人也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為終則自人而天也深於中庸之書者其有天人一貫之學哉其可以任道統之傳哉

禮部司務　九江　蔡復賞　閱